

DOI: 10.13957/j.cnki.tcx.2018.04.024

辽代陶瓷造型研究述评

张亚林, 赵聪霖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 辽代陶瓷作为辽代一种典型器物, 为研究辽代政治制度、经济贸易、对外交流、民族文化、科学技术、生活习俗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辽代陶瓷造型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关注辽代陶瓷与辽代陶瓷造的研究, 其研究视野与内容, 研究广度与深度逐渐扩展, 研究成果颇丰, 但研究中在理论建树、研究方法、学科知识运用等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关键词: 辽代陶瓷; 造型; 研究状况; 述评

中图分类号: TQ17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18)04-0503-04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odeling of the Ceramics in the Liao Dynasty

ZHANG Yalin, ZHAO Congmei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Abstract: As a typical kind of artifacts, Liao Dynasty ceramics provide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economy, trad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national culture, science, technology, social customs and living styles in Liao Dynasty. Liao Dynasty ceramic modeling is richly endow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nomadic life of th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ocal reg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study of the ceramics and ceramic manufacture in Liao Dynasty, which is gradually expanding in scope and depth. A lot of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but there's still a large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eories,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new application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Key words: liao dynasty ceramics; modelling; research status; review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在公元10至12世纪雄踞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 先后与五代、北宋、西夏并立, 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边地少数民族政权而列入中国正史的王朝。”^[1]辽代陶瓷造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辽代陶瓷造型的演变是辽代民族交融、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贸易交往、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在陶瓷上的集中投射。诚如杨永善先生所言:“辽代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 在少数民族陶瓷中特点突出, 品种多样, 整体上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 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辽代陶瓷的造型样式与装饰纹样都有突出的特点, 特别是在造型形式和结构方面, ……辽代陶瓷在艺术上是别具一格的, 是有着浓郁民族风格的陶瓷艺术。”^[2]

1 国内外关于辽代陶瓷的研究简况

辽代陶瓷发现与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辽代陶瓷发现与研究的肇始期, 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间段; 第二阶段为辽代陶瓷研究的奠基期, 是新中国成立初的二十年间; 第三阶段为辽代陶瓷研究的发展期, 发生在20世纪70-90年代; 第四阶段为辽代陶瓷研究的活跃期, 以本世纪初至今为时间期限。各个时期内辽代陶瓷发现与研究的基本情况简要叙述如下:

肇始期(20世纪20年代-1949年): 辽代陶瓷的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进行的考古活动。日本人对辽代陶瓷窑址、辽墓、辽城遗址进行破坏性挖掘, 掠夺出土的大量辽代陶

收稿日期: 2017-09-18。 修订日期: 2017-12-15。
通信联系人: 张亚林(1959-), 女, 教授。

Received date: 2017-09-18. Revised date: 2017-12-15.
Correspondent author: ZHANG Yalin(1959-), female, Professor.
E-mail: 582109184@qq.com

瓷器。日本考古学者鸟居龙藏、田村实造、江上波夫、黑田源次、上原之节等前后参与对辽代陶瓷器窑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小山富士夫、岛田贞彦等对墓葬和城址出土的陶瓷器进行粗略分析。尽管他们的部分研究为辽代陶瓷的研究提供初步的线索,但辽代陶瓷亦遭到巨大的破坏,在研究导向上也具有明显的文化侵略目的。

奠基期(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辽代陶瓷基础研究取得较大成果,主要集中在考古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初,发掘了辽重熙七年晋国夫人墓、赤峰大营子应历九年辽驹马赠卫国王墓、辽寿昌二年王剪妻高氏墓以及辽宁义县(今阜新县)清河门辽墓群等一批纪年墓葬^[3]。这批墓葬的发掘,为辽代陶瓷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丰富的实物资料。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是国内最早对辽代陶瓷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1958年他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辽瓷简述》一文,此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已发掘的辽代陶瓷考古资料,构筑了辽代陶瓷研究的基本框架,为今后辽代陶瓷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发展期(20世纪70—90年代):这一时期,辽代陶瓷研究开始出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辽代考古事业蓬勃发展为辽代陶瓷深入系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部分辽代窑址获得科学发掘,研究者尝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辽白瓷、辽三彩等物理及化学成分进行测试与研究。学术界对辽代的官窑,带“官”或“新官”字款的辽代陶瓷以及辽代陶瓷的分期、类型演进、功能分析、辽三彩鉴别等问题的研究,不再停留在考古学的层面,研究视角扩展到历史学、工艺美术、文物鉴赏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冯永谦先生撰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4]

活跃期(21世纪初—至今):进入21世纪,辽代陶瓷研究进入活跃期,所涉及到的研究方向与主题、研究深度与广度都有较大延伸。辽代陶瓷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是:第一,辽代陶瓷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专著、图册相继问世,刊物、文集中发表的有关辽代陶瓷的文章、报告有近百篇,另外还有辽代窑址、城址、墓葬等专题考古报告和论文集。第二,艺术设计学做为一个新的学科参与到辽代陶瓷研究中,它扩展了辽代陶瓷研究的领域与视角,也丰富了艺术设计学研究的内容。

2 辽代陶瓷造型的研究概述

对辽代陶瓷造型的关注初始于辽代陶瓷种类划分与

类型分期的需要。李文信先生曾在《辽瓷简述》一文中对辽代陶瓷的造型、胎釉、装饰技法以及纹饰图案的内容、特点等进行介绍和总结;并指出辽代陶瓷有两种造型体系,即契丹民族造型和中原器形;而且将代表典型契丹风格的鸡冠壶分为五种基本造型^[5]。20世纪末至今,在考古学研究基础上多学科相继介入辽代陶瓷研究,对造型的研究侧重与程度不尽相同。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辽代陶瓷造型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多侧重于具体器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契丹典型器物鸡冠壶,其次是辽三彩器,再次是辽代陶瓷某种或多种器物的研究。

2.1 对鸡冠壶的研究

鸡冠壶是辽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造型,终辽一代一直存续,其无论在文化内涵还是在建立辽代考古年代序列的作用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是辽代陶瓷研究的热点。对鸡冠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多集中在鸡冠壶演进、分期和编年的类型学探索上。李文信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提出将鸡冠壶划分为五大类型,后续学者如梁淑琴、杨晶、冯恩学、马沙等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将鸡冠壶的造型演变结合契丹民族的生活方式做研究,对其使用功能和文化功能做探讨。张松柏在《关于鸡冠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各种类型鸡冠壶的功能做较为具体的分析,论述鸡冠壶造型演变中的文化融合现象,认为文化的影响程度最终取决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度。王胤卿在《契丹民族鸡冠壶的文化诠释》一文中论述鸡冠壶的文化功能,认为鸡冠壶最初的出现与契丹族的汉化,即从游牧向定居转化有关,其演进更是契丹民族封建化的体现。王姝在《关于鸡冠壶的几个问题》一文重点论述鸡冠壶的造型及各式之间的演变关系,认为鸡冠壶从始烧起既是实用器,又是艺术品,具备实用与文化双重功能。第三,从鸡冠壶造型和装饰的角度讨论其美学特征。李红军在《白釉铁锈花鸡冠壶辩》一文中,分析鸡冠壶的形态与纹饰,认为辽代瓷器既有实用功能又有观赏价值。罗平在《辽瓷鸡冠壶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鸡冠壶的造型与装饰特点及美学风格,认为鸡冠壶的造型与装饰艺术源于自然与生活,体现浓郁的民族风格。

2.2 对辽三彩器的研究

辽三彩是辽代最具民族特色的低温釉陶器,造型与色彩都具有典型的民族性,是辽代审美观念与科学技术的载体,并反映出时代特征。对辽三彩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简述辽三彩基本特征,并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辽三彩进行

辨析与鉴赏分析。例如,李红军与刘凤翥对辽三彩温盘的辨析,分析暖盘的造型与用途;李红军、孙新民从多方面比对、剖析辽三彩与唐、宋三彩之异同。第二,从辽三彩的某种器型入手,通过对三彩器的造型与纹样的分析,总结其艺术特征与艺术价值。苏东在《内蒙古赤峰缸瓦窑烧造的辽三彩器》一文中对该窑场辽三彩器造型与纹饰进行介绍与分析,认为辽金银器对其有一定影响。还有一些文章以辽三彩鱼龙壶、三彩埴、龙纹执壶、鸳鸯壶等为研究对象,以具体器物的形式特征为切入点,对辽代三彩器的造型和工艺作出分析;或总结辽三彩在造型、技术、釉色、胎质、装饰手法等多方面的艺术特征与价值。第三,对辽三彩的工艺传统与窑口的研究。但有关窑系与窑口、工艺传统与生产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未见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第四,从设计学角度研究辽三彩,探究辽三彩造型设计与功能,设计与风俗文化的关系,这是辽三彩研究的新动向。王庆杰在《辽三彩艺术设计初探》中,对辽三彩器皮囊壶、扁壶造型与风俗、设计与实用、三彩器的装饰艺术设计做详细论述,阐述辽三彩的造型设计是为适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并对辽三彩艺术设计中的多元文化因素做分析。

2.3 对其它器物的研究

这类研究的对象相对广泛,既包括辽代陶瓷的某种或多种器物,也包括某类器物,鸡冠壶和三彩器除外。第一,以某种器物为中心,对其起源与演变、造型与使用、结构与原理做详细分析。如孙机、莫家良对龙鱼形(摩羯形)灯或水注的研究;彭善国对穿带瓶的造型渊源的追溯与分析;邵国田、黄秀纯对葫芦瓶、马广彦对凤首瓶等进行深入讨论。第二,对辽代白瓷、青白瓷、釉下黑花器中的典型造型作分析,并探讨其类型分期、对比辨析、生产地点、工艺技术、输入路径等问题。如李红军、彭善国、张树范在这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第三,对辽代造型的形成原因及文化内涵进行探究。彭善国在《辽陶瓷形制因素论稿》一文中对辽代陶瓷7种典型器物造型做详细分析,认为影响其形制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契丹民族传统、唐代文化因素、西方文化因素等^[6]。武天佑在《内蒙古地区辽代陶瓷的初步研究》中,以辽代陶瓷为研究对象,从工艺美术角度出发探讨其做为生活使用器具演化发展的过程及原因。李芳在《净美达真远——浅析辽代陶瓷酒具之美》中,对辽代陶瓷酒具按功能做分类,将酒具的装饰、造型与辽文化结合做深入分析,认为辽代陶瓷酒具研究丰富中国陶瓷史的内

容,对现代陶艺创作有借鉴作用。韩荣《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陶瓷饮具研究》一文,以饮食器具为研究对象,论述器物造型与功能受到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将器物造型的演变与人的需求、技术因素联系起来,探究陶瓷饮具造型大规模出现并广为普及的根本原因。

3 辽代陶瓷及造型研究评述

3.1 取得的成绩

综上所述,国内外前辈学者对辽代陶瓷及造型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主要体现在:

其一,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辽代陶瓷及造型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学科扩展与渗透的特点。从最初仅限考古学领域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多学科的参与,并朝着转换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的方向发展。即以实地考古研究为起点,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逐渐丰富与深入;后结合历史学展开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后,工艺美术与陶瓷鉴赏参与到辽代陶瓷研究中;进入21世纪后,艺术设计学参与到研究中。

其二,研究的材料不断扩充。随着辽代墓葬、窑址等科学发掘,出土近千件辽代陶瓷标本,为辽代陶瓷的科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在多学科视野下,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相互印证,不断地发掘新史料,并对其编辑与考订。逐渐扩充的研究资料使得辽代陶瓷及造型的研究内容不断扩展,从开始无意识的展示考古材料、笼统地评价文物,逐渐发展到有意识地进行学科体系的创建。

其三,研究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版的专著、图册、论文不断增多。辽代陶瓷的介绍从最初的散见于考古发掘报告中,到逐渐有对其简要论述的文章;从最初的鲜为人知,到在陶瓷史中有专门章节论述。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成为研究热点,到21世纪初出现5本专著与若干本图册,论文数量也增多至百篇以上,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与活跃,研究形成一定规模,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3.2 存在的问题

辽代陶瓷及造型研究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理论开掘的深度及学术个性的凸显等方面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其一,研究视角方面:开拓新课题、关注新领域、采用新范式是急需而必要的。目前辽代陶瓷研究的论题还是集中于考古学的老问题。研究视角的

更新,完全可以“盘活”一些最习见的文字或图像材料,凸现以往被忽视的问题。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艺术设计学、艺术人类学理论体系,并如何适当地把这些方法贯穿到研究中,又如何博采众家之长建构“辽代陶瓷本土化”的理论框架,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其二,研究内容方面:辽代陶瓷造型本体研究应受到重视。学者们对辽代陶瓷的研究多关注其在建立考古年代顺序上的作用,关注其反映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文化,对辽代陶瓷自身器物属性的本体研究不多。就辽代陶瓷造型研究而言,始终是以史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存在的,人们能在史学著作中管窥其身影,全貌尚不清晰。

其三,研究方法方面:设计学角度研究辽代陶瓷造型设计值得关注。陶瓷的第一属性是实用,设计与民生关系密切。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停留在历史上遗存下来的艺术精品之上,而对民间百姓日用器物的使用也给予关注与重视,注重陶瓷产品

设计的功能性、生活性和实用性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规律与体现模式^[7]。然而从设计发生学的角度去研究考察辽代陶瓷造型的发生、发展规律及设计特征的成果不多。对辽代陶瓷造型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造型与纹饰等层面上,应将造型设计演变与文化变迁相结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拓展明显不足,需要不断加强,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和必要。

参考文献:

- [1]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济南:齐鲁书社,2013.
- [2]杨永善.独树一帜的辽瓷艺术.辽代陶瓷.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3.
- [3]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
- [4]冯永谦.辽代陶瓷的成就与特点.辽海文物学刊,1992(2).
- [5]李文信.李文信考古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 [6]彭善国.辽陶瓷形制因素论稿.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7).
- [7]张亚林.中国陶瓷设计史.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6.